

玉洱路的鎏金时光

王彦

秋以来，每日从大理古城玉洱路银杏大道走过，于我而言，已不再是简单的穿行，而像是翻阅一册巨大的、活着的时光之书。它的书页，便是那千万片的银杏叶，每一日，都悄然翻过新的一页。

清晨，古城刚刚苏醒，天际泛着鱼肚白，一层薄薄的、带着寒意的晓雾似有若无地缠绕在古城人家民居的飞檐翘角与银杏枝丫之间。此时的银杏，褪去了白日里耀眼的明艳，披着一身清露，在熹微的晨光里，呈现出一种含羞的、内敛的柔光，美得朦胧而静谧。已有早起的摄影人，架好了三脚架，镜头对准薄雾中的银杏树，耐心等待着第一缕阳光将其点亮的刹那。

我喜爱它们，这是一种近乎虔诚的喜悦。爱它们最初那一点怯生生的鹅黄，如何在绿色的底色上，像一滴不慎滴落的颜料，慢慢洇开。爱它们绽放时那毫无保留的辉煌，将整条街道渲染成一条流动的黄金河。

及至午后，暖阳朗朗地照着，没了夏日的那份热烈，只剩下醇厚与温暖。光线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穿透层层叠叠的叶子，整条大道便彻底活了过来，

成了一条奔流的、金光熠熠的河流。每一片叶子都成了透明的琥珀，温润生光，叶脉在金黄的底色上，勾勒出无比精细的生命轨迹。风是轻柔的，掠过树梢，只引得几片叶儿旋舞而下，并不打扰这满目的辉煌。这时，大道上便彻底喧腾起来，游人如织，摩肩接踵。穿着鲜艳衣裙的姑娘们，笑着、闹着，在树下变换着各种姿态，她们的同伴，或蹲或站，寻找着最美的拍摄角度。有白发苍苍的老夫妇，互相搀扶着，以这金色为背景，留下安详的合影。还有活泼的孩子，尖叫着在落叶铺就的金色地毯上奔跑，捧起一大把叶子，奋力向空中抛洒，制造一场属于自己的、金色的雨。喧嚣是喧嚣了些，但这份人间烟火气，与银杏极致的美景交织在一起，这美好，原是该被如此热烈地拥抱与铭记的。

阳光晴好的日子，它们是一首交响乐，明亮、热烈，每一片叶子都在与光共舞，发出窸窣的、欢快的脆响。走在下面，连呼吸都是金色的，仿佛自己也成了这盛大乐章里的一个音符，被温暖与灿烂紧紧包裹。

可我的这份喜爱里，总缠绕着一丝

挥之不去的、清冷的感叹。这叶子，不是一夜之间满树金黄的。它们是今天黄了一片，明天黄了一簇，以一种极其耐心而又不容置疑的速度，侵占着所有的绿意。这过程，静默得可怕。不像花谢，尚有“零落成泥”的声响；不像夏去，尚有蝉声凄切的告别。它只是这样，日复一日，在你眼前，从容不迫地，走向一场盛大的消亡。

我看着它们，便像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最初的两片黄叶，多像我年少时偶生的第一根白发，带着新奇与戏谑，并未当真。而后，黄色蔓延，如同岁月在我鬓角、眼梢留下的痕迹，由点及面，终成定局。这满树的金灿灿，何尝不是生命沉淀下的、最成熟的颜色？它如此之美，美得惊心动魄，却也如此之短暂，美得令人心碎。这极致的美，恰是凋零的前奏。

我们都深知这金色的短暂，于是心照不宣地，想要用力地抓住它。举起相机，唤他站到那棵最绚烂的树下。他笑着，时而做个鬼脸，时而认真地摆出姿势，那蓬勃的生气，与银杏沉淀的金黄，一动一静，构成了时光最迷人的注解。而更让我心头一软的，是他接过了我的

手，笨拙的小手学着我的样子，认真地对我对焦。“妈妈，你别动，笑一下！”他喊道。透过那小小的镜头，我看见他眼里的我，站在漫天金色之下，笑容里有着一丝与他一样的欣喜，或许，还藏着一丝他不曾察觉的、因时光流逝而生的感慨。我们互相为对方留存着与这个秋天的合影，仿佛这样，就能将这个瞬间钉在岁月的墙上，永远不错过这片金黄。

待到夕阳西下，景象便又不同。太阳收敛了刺眼的光芒，变成一轮温润的红玉，斜挂在苍茫的山脊上。光线变得愈发绵长而温柔，像融化了的金子，稠稠地涂抹在银杏叶上。这时的金黄，不再有正午的耀眼，而是泛着暖烘烘的、橘调的光晕，厚重得如同油画上的色彩。游人的喧闹渐渐散去，街道复归于宁静。有恋人相拥着，在夕照中留下长长的、依偎的剪影；有独自的旅人，静静地站在树下，仰头看着这狂欢般的壮丽，许久不动。当最后一抹余晖恋恋不舍地从树梢褪去，青灰色的暮霭便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街灯次第亮起，晕开一团团鹅黄的光。灯光下的银杏，失去了阳光下的璀璨，却别有一种幽谧的、梦境般的美，仿佛白日里的繁华，只是

一场金色的幻梦。风来了，那一片片小扇子，恋恋不舍地，打着旋儿地从枝头告别。它们落得那样慢，仿佛要在空中写完最后一首诗。我伸出手，想接住一片银杏叶，它却从我掌心滑过，轻飘飘地，归于尘土。我接不住的，何止是一片叶子？是那如水银泻地般逝去的年华，是那个也曾在此奔跑、却永远留在时光里的少年身影。

“每天路过，叶子变黄的感觉，就像自己慢慢老去。”是的，这种感觉如此真切。我在它面前，是一个单向的、无法回头的行者。

于是，在这初冬的午后，我立于树下，心中是满满的、矛盾的情感。我深深地爱着这片金色，爱它给予人间的最后一抹暖意；我又深深地感叹着，感叹这繁华背后的必然寂寥。

这份感叹，并非绝望，而是一种清醒的、与时光和解后的温柔。既然终将飘零，何不就此此刻，燃烧成最夺目的金黄？我俯身，从满地落叶中，拾起最完整的一片，将它放入我人生的书页。这便是我从这金色的时光里，拾得的一份暖意，遇见的一份苦涩带着回甘的清欢。



“我们活着甚至连一棵草都不如！”杨翠莲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麻风患者的艰难，幸而他们遇到了新中国，遇到了共产党，遇到了李桂科。周政泽说：“我们到昆明、下关、北京、上海，吃美味佳肴。这些都是以前没想到的。别人进的餐馆我们也可以进，别人吃的我们也可以吃，别人住的宾馆我们也可以住。我们深深感受到身体已经恢复健康。我们国家太大，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现在祖国富了，强了，人民生活富裕了，我们山石屏也不能落后，我们也要艰苦奋斗，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带麻风康复者出去旅游，对李桂科来说是件辛苦的事。广东汉达的“爱心公益之旅”团队来到山石屏，是李桂科倡议的，虽然也累，但地点小，操心的事少，熟门熟路。去外边旅游就完全不同。李桂科体力也不强，但他还要操心这些麻风康复者的衣食住行，嘘寒问暖，有头疼脑热的，还得找药就医。这些麻风康复者大多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如何购票、如何坐车，如何住店，辨认不清东西南北，还得担心他们走失。因此，每次出行前，李桂科都要制定好详细的方案，对那些出过门的康复者做好安排，哪些人负责购票、联系住宿，哪些人负责安排伙食，哪些人负责安全。每次带大伙出去，都要绞尽脑汁。每次都要发生“找人”事件。但李桂科笑呵呵的，累并快乐着。在麻风康复者面前，从来都是春风拂面。

李桂科说：“只有多带他们出去，看看大好河山，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才能增强他们勇敢面对生活的信心，让他们日子过得有奔头。他们的后代子孙才不会坐井观天，才不会与社会脱节。”

事实上，多次外出旅游，确实让这些麻风康复者大开眼界，增长知识，陡生智慧。外边团队多次进驻，也给山石屏带来了广泛的信息。后来，麻风康复

者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有的外出做生意，有的搞种植养殖业，有的外出务工，山石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有次，李桂科带康复者出去旅游，住在大理的某宾馆。为了节省开支，李桂科都安排两人住一间。

李桂科对康复者段发昌说：“老段，咱俩搭伙住！”

段发昌连忙摆手说：“李医生，不得不得，我不能搭你住一间。”

“为什么不跟我住？”李桂科有些懵。“我怕把麻风病传染给你！”段发昌有些难为情地说。

李桂科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治愈”还是没有信心。

“你的麻风病都治好十多年了，你身上已经没有麻风杆菌，怎么会传染给我呢？今晚咱俩住一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李桂科高声说。

段发昌勉强答应，只不过仍是很拘谨，晚上大气也不敢出，不敢翻身。

次日，李桂科听到有几个康复者在低声议论：“昨晚段发昌老信跟李医生睡一间，我们是不是真的治好啦？”

李桂科听到后没有生气。他走到几个人面前，和风细雨地说：“你们都治好十多年了，我是医生，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再说了，如果你们身上还有麻风杆菌，我敢把你们带出来旅游吗？那样，要是人群中有人有易感者，岂不是害了人家。我敢把你们带出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是健康人。也要让整个社会知道，你们不再是麻风病患者。”

李桂科坦言，虽然麻风病已经治愈，但康复者不相信，这是普遍现象。让他们走出心理误区，确实是个漫长的过程。

连载 55



梨园深秋

方慧敏 摄

洱海秋语

霍永安

苍山的雪线在初秋里愈发清晰，像给黛色山峦镶了道银边。残留的暑气，被海风悄悄卷走，只在正午的阳光里留几分温柔的余温。走在才村码头，鞋底偶尔碾过几片黄透的梧桐叶，脆响里藏着季节更迭的消息——大理的秋，总这样不疾不徐地来。

晨起时，洱海上还飘着薄纱似的轻雾。渔人的木船划破水面，桨声在寂静里格外清脆，惊起几只水鸟，翅膀掠过薄雾，留下淡淡的剪影。朝阳露出苍山顶，雾气渐渐散开，洱海露出湛蓝的容颜。秋阳不像盛夏那般灼人，洒在水面上，碎成满湖的金箔，随波轻轻晃动。岸边的芦苇丛已染了浅黄，风一吹，芦花便簌簌飘落，有的落在行人肩头，有的飘向湖面，像给洱海撒了把细碎的雪。

喜洲古镇的秋，藏在白族民居的飞檐下。街角的老桂树开得正盛，细碎的米黄色花瓣缀满枝头，风过时，满

街都是清甜的香气。巷子里的老人坐在竹椅上，手里剥着刚采收的板栗，褐色的壳子堆在脚下，露出里面饱满的果仁。临街的小店摆出了新晒的柿饼，橙红的果子裹着一层白霜，引得路过的孩童驻足张望。偶尔有观光的马车从巷口驶过，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喀嗒”声与桂花香交织，成了古镇最温柔的秋日序曲。

沿着环海西路前行，路边的稻田正慢慢变黄。沉甸甸的稻穗垂着脑袋，在风里轻轻摇曳，远远望去，像铺了一片金色的绸缎。农人戴着草帽在田里劳作，镰刀划过稻秆的“沙沙”声，透着丰收的喜悦。田埂边的狗尾巴草结了籽，毛茸茸的穗子沾着晨露，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偶尔有蝴蝶停在稻穗上，翅膀扇动间，带着细碎的稻花，落在沾满泥土的裤脚上。

秋雨来得温柔，不像夏雨那般急促，大理的秋雨，淅淅沥沥的，能下上

小半天。坐在双廊临水的咖啡馆里，看着雨雾中的洱海，远处的南诏风情岛若隐若现，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雨停了，空气里满是泥土与草木的清香，深吸一口气，沁得人肺腑都清爽。路边的青苔被雨水润得发亮，踩上去软软的，带着湿漉漉的凉意。

大理的秋，没有北方秋日的萧瑟，也没有江南秋日的缠绵，它像白族姑娘头上的绣花头巾，质朴里透着精致，热烈中藏着温柔。走在这样的秋日里，心会慢慢沉静下来，像被洱海的水轻轻包裹，那些夏日里的浮躁与焦虑，都在这温柔的秋意里，渐渐消散。

或许，这就是大理秋天的魔力，它不张扬，不刻意，只是用最本真的模样，让人在不经意间，爱上这山水间的平和与从容。就像洱海里的水，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秋来秋去，始终带着一份独有的清静与温柔，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每个遇见它的人。

途中书 | 陈鹏

动车切开十月湿润的晨光
丘陵是未折的信笺
松林是渐深的笔迹
红土在窗外翻涌湿热的掌纹
我认出一条河流改道前的印记

车过隧道 我变成少年的抄书人
在明暗交替的页码间背诵
某年某月 笑语漫过铁轨
我们并非坐着
把前程折成纸飞机抛向操场

而此刻 寂静在车厢里生长
像窗玻璃上缓缓爬行的水痕
它舔舐我的额角 低语着
每个离去都将归来
每片飘逝的云
都记得自己曾是故土升起的炊烟

终于 站台携满山松针的呼吸
将我接住
风 这透明的故人
翻检我行囊里所有的颠簸
并指给我看
出口处 那些年轻的身影
与我当年同样潮湿发亮的眼神

四季的雨 | 杜丽芬

春

是刚醒的信使 踮着脚
从云堆里滴下来
先吻了吻窗玻璃 再钻进
泥土的指缝
于是 草尖顶开了沉默

夏

总带着脾气来
鼓点砸在芭蕉叶上
溅起半城的绿
蝉鸣被洗得发哑时
它又突然转身 留一道
挂在屋檐的 亮晶晶的尾巴

秋

把凉意揉进每一滴里
打湿梧桐叶的褶皱
也打湿归人的衣角
落在稻田里 是谷物的叹息
落在心上 是月光的前奏

冬

雨是藏起了形状的雪
贴着窗 像谁写了一半的信
风递过来 字里行间都是冷
却悄悄在枝头酝酿
下一个春天

冬日的田野 | 张橙子

冬日 田野静谧安详
清晨 沉寂的土地
用空旷收纳白色的雾霭
阡陌蜿蜒着伸向远方
远山 正把目光悄悄拉长

葡萄藤在风中累积宣言
岁月 缠在茎秆之上
鸥鹭带来远方的问候
贡菜 举起了青春的涂装
沃柑树上 金黄的果实
正散发着诱人的甜香

宾川的田野并不寂寥
这里有生命的坚韧
和喜悦的面庞
人们在寒风中拥抱着汗水
用心 捂热了田园的梦想

落叶随想 | 字加华

秋风无情
把枝头的枯叶一片片吹落
让曾经的繁茂
只剩下光光的枝干
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那些铺满地面的黄叶
也曾风光无限
也曾栉风沐雨
装扮大地的所有风景
人的一生亦如此
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染霜
其间漫长的旅途
每一个脚印都是一首诗
落叶也是有生命的
历经四处漂泊的苦难
它们也想找到出发前的根
也想回到家
与漫山遍野的落叶一起抱团取暖

卓别林家
在大佛殿村的
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

进入村后茂密的松林。
一群黑山羊从那祭坛前默默走过，
一只黑山羊的皮挂在檐下，
木篱围着村舍和烤烟房，
如骑着青牛，不知所踪的人物。
老君山云迷雾罩，神秘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编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而火焰继续在我们的脸上燃烧。
正在那天河里侧身朝地球这边看，
看到了。一颗游动的星球，
想在夜空中找到横贯穹庐的银河。
想听一听老君山的寂寂，
我们几个穿过人群出来，
“天上云集的神灵”。
空气里充满“地上林立的神灵”，
无人不虔诚，一直舞到深夜，
叮叮当当落下来，毕者皆癫狂。
祖先的灵力，签筒、法扇、神铃排成行，
舞成一团火，眼睛里喷出